

詩華第一種

新詩選集



詩華：第一種：新詩選集

許子曙：孤弔

啊！

在這堆黃土裏，

埋下了你，

也埋下了我萬苦不滅的悲悼。

小叙于前

這裏而都是些悲哀的調子，更有一部份犯了無病呻吟的毛病，我自己很感到有點兒怪難受，因為我還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

我這次自行出版單行本的動機，是由於一個偶然的衝動，本來想設法去叫書店來印行，但是，內容方面一定要受到老板的屠割，這是一件何等慘心的事情。

現在居然能夠出版了，至少我要感到一陣的歡欣，
雖然是這樣的羞人。

我是不想能收回成本的，所以，這本集子有沒有銷路是件不必去顧問的事，祇要籍此一則可以把這包血淚保存起來，不因我個人的沉淪而消滅，二則也可以送送朋友，算一根千里的鵝毛。

這本集子裏，共包含了十二個短篇，時間是自二月十七日到三月卅一日爲止，內中有四篇（我走在路

上，午時花，寒衣上的鄉愁，ΣΣΣΣ是去年的舊作改成，還有二篇（寇深了，同學們大家起來）是我正在計劃中的長篇故事詩中可以獨立的二小節。而引起我想寫長篇故事詩的，是在東京出版的六月流火（蒲風著，是描寫一個農民革命運動的）順便在這裏介紹介紹。

我有兩個暫時不變的詩論：

（一）詩是感情的產物，一篇詩，使讀者看了，能引起內心的共鳴的，便是佳作。

(二)韻脚能促進詩的內形的美，過分的彫琢故然不好，完全不顧也不必。

其他的話語，我不想多說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廿五日
許子曙自序于上海市

目次：

小叙于前

夜

無名英雄墓巡禮

遠弔北平

頽喪之歌

送葬

孤弔

寇深了

一——四

一——二

三——五

六——十三

十四——十九

二十一——二十四

二十五——三〇

三一——三四

我走在路上

同學們，大家起來！

午時花

寒衣上的鄉愁

WINE

三五—四二

四三—四六

四七—四九

五〇

五一—五四

夜

黃昏銜來了落日的餘哀，
孤心迷矇着生活的黑灰，
上帝也許在佈着煩惱的新網，
深深地，我自覺到生存的抱愧！

這也許是一個糊塗的夢境吧，
飄渺的人生，厭不了南柯的魔鬼。

清風拂過那銀色的新裝，
嫦娥推開了天幕的雲窗，
呵！這一片愁人的光明啊！
我已沒有，沒有一絲反抗的歌唱。

這也許是一個糊塗的夢境吧，
飄渺的人生，填不了慾子的心腸。

一九三六·二·一七·晚

無名英雄墓巡禮

英雄！

英雄！

你受盡了惡魔無度的擺弄！

你流盡了鐵血，

打碎了心胸！

生前的奴隸，

造成了你今日死後的威風！

唉！這有何用！

槍礮的洗禮，

換來了一幅灰色的哀榮！

唉！這又何用。

你沒明白這時代的先鋒何從！

你沒了解人類的和平在大同！

呵，

英雄！

君豈不見那往日的大地，

依舊是一片慘酷的醒風！

一片慘酷的醒風，
依舊在空中奔送！！

一九三六·二·一八·晚

遠弔北平

據說這裏是文化中心的都城，
據說這裏是古今君王的故鄉，
但是，不孝的子弟總保不住他祖上的餘蔭，
於是，你便在冷血病中漸漸地下降。

這下降分明是割肉的創傷，
於是，你至上的尊嚴，

你至上的雄壯，
就經他這麼輕輕的一掃，一掃經光。

北平啊！我不知道你在作什夢想，
豈不見那關外的血腥，迷漫了天光，
在敵人的鉄蹄下偷生着，
「亡國奴！」就這麼的難堪，就那麼的悽愴！

北平啊！——十年前的國都，
豈不見那高麗的遺民猶在作性命的狂呼！

他們決不是缺了衣，少了食，
他們說：「我們是一個失了自由的鬼奴！」

北平啊！——一幅悲慘的國土，
你是受了賣國賊喪心的宰屠，
難道你果真是一片沒有靈魂的泥塊嗎？！
不！起來吧！我們要提出反帝的口號來高呼！

北平啊！你這個將要沉淪的都城，
我們決不甘心領受這種剖心的和平，